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览本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世說新語卷中之上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世說新語卷中之上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方正第五

陳太丘與友期行期日中過中不至太丘舍去去後乃至元方時年七歲門外戲陳寔及紀並已見客問元方尊君在不荅曰待君久不至已去友人便怒曰非人哉與人期行相委而去元方曰君與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則是

無信對子罵父則是無禮友人慚下車引之元方入門不顧

南陽宗世林魏武同時而甚薄其為人不與之交及魏武作司空總朝政從容問宗曰可以交未答曰松柏之志猶存世林既以忤旨見踈位不配德文帝兄弟每造其門皆獨拜牀下其見禮如此楚國先賢傳曰宗承字世林南陽安衆人父資有美譽承少而修德雅正確然不羣徵聘不就聞德而至者如林魏武弱冠屢造其門值賓客猥積不能得言乃伺承起往要之捉手請交承拒而不納帝後為司空輔漢朝乃謂承曰卿昔不顧吾今可為交未承曰松柏

之志猶存帝不說以其名賢猶敬禮之勑文帝修子弟禮就家拜漢中太守武帝平冀州從至鄴陳羣等皆為之拜帝猶以舊情介意薄其位而優其禮就家訪以朝政居賓客之右文帝徵為直諫大夫明帝欲引以為相以老固辭

魏文帝受禪陳羣有慼容帝問曰朕應天受命卿何以不樂羣曰臣與華歆服膺先朝今雖欣聖化猶義形於色

華嶠譜叙曰魏受禪朝臣三公以下並受爵位華歆以形色忤時徙為司空不進爵文帝久不懌以問尚書令陳羣曰我應天受命百辟莫不說喜形於聲色而相國及公獨有不怡者何邪羣起離席長跪曰臣與相國曾事漢朝心雖說喜義干其色亦懼陛下實應見憎帝大說歎息良久遂重異之

郭淮作關中都督甚得民情亦屢有戰庸魏志曰淮字伯濟太原陽曲人建安中除平原府丞黄初元年奉使賀文帝踐阼而稽留不及羣臣歡會帝正色責之曰昔禹會諸侯於塗山防風氏後至便行大戮今溥天同慶而卿最留遲何也淮曰臣聞五帝先教導民以德夏后政衰始用刑辟今臣遭唐虞之世是以知免防風氏之誅帝説之擢為雍州刺史遷征西將軍淮在關中三十餘年功績顯著遷儀同三司贈大將軍淮妻太尉王凌之妹坐凌事當并誅魏略曰凌字彥雲太原祁人歷司空太尉征東將軍密欲立楚王彪司馬宣王自討之凌自縛歸罪遂請太傅曰卿直以折簡召我我當不至邪太傅曰以卿非肯逐折簡者也遂使人送至西凌自知罪重試索棺釘以觀太傅意太傅給之凌行至項城夜呼掾屬與決曰行年八十身名俱滅命邪遂自殺使者徵攝甚急淮

使戒裝克日當發州府文武及百姓勸淮舉兵淮不許至期遣妻百姓號泣追呼者數萬人行數十里淮乃命左右追夫人還於是文武奔馳如徇身首之急既至淮與宣帝書曰五子哀戀思念其母其母既亡則無五子五子若殞亦復無淮宣帝乃表特原淮妻

世語曰淮妻當從坐侍御史往收督將及羌胡渠帥數千人叩頭請淮上表留妻淮不從妻上道莫不流涕人人扼腕欲劫留之淮五子叩頭流血請淮淮不忍視乃命追之於是數千騎追還淮以書白司馬宣王曰五子哀母不惜其身若無其母是無五子五子若亡亦無淮也今輒追還若於法未通當受罪於主者書至宣王乃表原之

諸葛亮之次渭濵關中震動蜀志曰亮字孔明琅邪陽都人客於荊州躬耕隴畝好為梁甫吟長八尺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唯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元直謂為信然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曰諸葛孔明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先主遂詣亮謂關羽張飛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累遷丞相益州牧率衆北征卒於渭南

魏明帝深懼晉宣王戰乃遣辛毗為軍司馬魏志曰毗字佐治潁川陽翟人累遷衛尉宣王既與亮對渭而陳亮設誘譎萬方宣王果大忿將欲應之以重兵亮遣間諜覘之還曰有一老夫毅然仗黃鉞當軍門立軍不得出亮曰此必辛佐治

也晉陽秋曰諸葛亮屯於郿據渭水南原詔使高祖拒之亮善撫御又戎政嚴明且僑軍遠征糧運艱澀利在野戰朝廷每聞其出欲以不戰屈之高祖亦以為然而擁大軍禦侮於外不宜遠露怯弱之形以虧大勢故秣馬坐甲每見吞并之威亮雖挑戰或遺高祖巾幗巾幗婦女之飾欲以激怒冀獲曹咎之利朝廷慮高祖不勝忿憤而衛尉辛毗骨鯁之臣帝乃使毗仗節為高祖軍司馬亮果復挑戰高祖乃奮怒將出應之毗仗節中門而立高祖乃止將士聞見者益加勇銳識者以人臣雖擁衆千萬而屈於王人大略深長皆如此之類也

夏侯玄既被桎梏魏氏春秋曰玄字太初譙國人夏侯尚之子大將軍前妻兄也風格高朗引辨博暢正始中護軍曹爽誅徵為太常內知不免不交人事不畜筆研及太傅薨許允謂玄曰子無復憂矣玄嘆曰士宗卿何不見事乎此人猶能以通家年少遇我子元子上不吾容也後中書令李豐惡大將軍執政

逆謀以玄代之大將軍聞其謀誅豐收玄送廷尉干寶晉紀曰初豐之謀也使告玄玄荅曰宜詳之爾不以聞也故及於難

時鍾毓為廷尉鍾會先不與玄相知因便狎之玄曰雖復刑餘之人未敢聞命

世語曰玄至廷尉不肯下辭廷尉鍾毓自臨履玄玄正色曰吾當何辭為令史責人邪卿便為我作毓以玄名士節高不可屈而獄當竟夜為作辭令與事相附流涕以示玄玄視之曰不當若是邪鍾會年少於玄玄不與交是日於毓坐狎玄玄正色曰鍾君何得如是名士傳曰初玄以鍾毓志趣不同不與之交玄被收時毓為廷尉執玄手曰太初何至於此玄正色曰雖復刑餘之人不可得交按郭頒西晉人時世相近為晉魏世語事多詳覈孫盛之徒皆采以著書並云玄距鍾會而袁宏名士傳最後出不依前史以為鍾毓可謂謬矣

考掠初無一言臨刑東市顏

色不異魏志曰玄格量弘濟臨斬顏色不異舉止自若

夏侯泰初與廣陵陳本善本與玄在本母前宴飲世語曰本字休元臨淮東陽人魏志曰本廣陵東陽人父矯司徒本歷郡守廷尉所在操綱領舉大體能使羣下自盡有率御之才不親小事不讀法律而得廷尉之稱遷鎮北將軍本弟騫晉陽秋曰騫字休淵司徒第二子無騫誇風滑稽而多智謀仕至大司馬行還徑入至堂戶泰初因起曰可得同不可得而雜名士傳曰玄以鄉黨貴齒本不論德位年長者必為拜與陳本母前飲騫來而出其可得同不可得而雜者也

高貴鄉公薨內外諠譁魏志曰高貴鄉公諱髦字彥士文帝孫東海定王霖之子也初

封郯縣高貴鄉公好學夙成齊王廢羣臣迎之即皇帝位漢晉春秋曰自曹芳事後魏人省徹宿衛無復鎧甲諸門戎兵老弱而已曹髦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召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王經諫不聽乃出懷中板令投地曰行之決矣正使死何所恨況不必死耶於是入白太后沈業奔走告昭昭為之備髦遂率僮僕數百鼓譟而出昭弟屯騎校尉伷入遇髦於東止車門左右訶之伷衆奔走中護軍賈充又逆髦戰於南闕下髦自用劒衆欲退太子舍人成濟問充曰事急矣當云何充曰公畜汝等正為今日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即前刺髦刃出於背魏氏春秋曰帝將誅大將軍詔有司復進位相國加九錫帝夜自將冗從僕射李昭黃門從官焦伯等下陵雲臺鎧仗授兵欲因際會遣使自出致討會雨而卻明日遂見王經等出黃素詔於帳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今當決行此事帝遂

拔劒升輦殿中宿衛倉頭官僮擊戰鼓出雲龍門賈充自外而入帝師潰散帝猶稱天子手劒奮擊衆莫敢逼充乃率勵將士騎督成倅弟濟以矛進帝崩於師時暴雨雷電晦冥

司馬文王問侍中陳泰曰魏志曰泰字玄伯司空羣之子也何以靜之泰云唯殺賈充以謝天下文王曰可復下此不對曰但見其上未見其下干寶晉紀曰高貴鄉公之殺司馬文王召朝臣謀其故太常陳泰不至使其舅荀顗召之告以可不泰曰世之論者以泰方於舅今舅不如泰也子弟內外咸共逼之垂涕而入文王待之曲室謂曰玄伯卿何以處我對曰可誅賈充以謝天下文王曰為我更思其次泰曰唯有進於此不知其次文王乃止漢晉春秋曰曹髦之薨司馬昭聞之自投於地曰天下謂我何於是召百官議其事昭垂涕問陳泰曰何以居我泰曰公光輔數世功蓋天下

謂當並迹古人垂美於後一旦有殺君之事不亦惜乎遂斬賈充猶可以自明也昭曰公閭不可得殺也卿更思餘計泰厲聲曰意唯有進於此耳餘無足委者也歸而自殺魏氏春秋曰泰勸大將軍誅賈充大將軍曰卿更思其他泰曰豈可使泰復發後言遂嘔血死

和嶠為武帝所親重語嶠曰東宮頃似更成進卿試往看還問何如答云皇太子聖質如初晉諸公贊曰嶠字長輿汝南西平人父逌太常知名嶠少以雅量稱深為賈充所知每向世祖稱之歷尚書太子少傅干寶晉紀曰皇太子有醇古之風美於信受侍中和嶠數言於上曰季世多偽而太子尚信非四海之主憂太子不了陛下家事願追思文武之作上既重長適又懷齊王朋黨之論弗入也後上謂嶠曰太子近入朝吾謂差進卿可與荀有中共往言

及顗來詣還對上曰太子明識弘新有如明詔問嶠嶠對曰聖質如初上默然晉陽秋曰世祖疑惠帝不可承繼大業遣和嶠荀勗往觀察之既見勗稱嘆曰太子德更進茂不同於故嶠曰皇太子聖質如初此陛下家事非臣所盡天下聞之莫不稱嶠為忠而欲灰滅勗也案荀顗清雅性不阿諛校之二說則孫盛為得也

諸葛靚後入晉除大司馬召不起以與晉室有讎常背洛水而坐與武帝有舊帝欲見之而無由乃請諸葛妃呼靚既來帝就太妃間相見禮畢酒酣帝曰卿故復憶竹馬之好不靚曰臣不能吞炭漆身今日復覩聖顏因涕泗百行帝於是慚悔而出晉諸公贊曰吳亡靚入洛以父誕為太祖所殺誓不

見世祖世祖叔母琅邪王妃覲之姊也帝後因覲在姊間往就見馬覲逃於廁中於是以至孝發名時嵇康亦被法而康子紹死蕩陰之役談者咸曰覲紹觀二人然後知忠孝之道區以別矣

武帝語和嶠曰我欲先痛罵王武子然後爵之嶠曰武子儁爽恐不可屈帝遂名武子苦責之因曰知愧不晉諸公贊曰齊王當出藩而王濟諫請無數又累遣常山王與婦長廣公主共入稽顙陳乞留之世祖甚恚謂王戎曰我兄弟至親今出齊王自朕家計而甄德王濟連遣婦入來生哭人邪濟等尚爾況餘者乎濟自此被責左遷國子祭酒武子曰尺布斗粟之謠常為陛下恥之漢書曰淮南厲王長高祖少子也有罪文帝徙之於蜀不食而死民作歌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

家曠註曰言一尺布帛可縫而共衣一斗米粟可舂而共食況以天下之廣而不相容也他人能令疏親臣不能使親疏以此愧陛下

杜預之荆州頓七里橋朝士悉祖王隱晉書曰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漢御史大夫延年十一世孫祖畿魏太保父恕幽州荆州刺史預智謀淵博明於治亂常稱立德者非所企及立功立言所庶幾也累遷河南尹爲鎮南將軍都督荆州諸軍事鎮南陽以平吳勲封當陽侯預無伎藝之能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每有大事輒在將帥之限贈征南將軍儀同三司預少賤好豪俠不爲物所許楊濟既名氏雄俊不堪不坐而去八王故事曰濟字文通弘農人楊駿弟也有才識累遷太子太保與駿同誅須臾和長輿來問楊右衛何

在客曰向來不坐而去長輿曰必大夏門下盤馬往大夏門果大閱騎長輿抱内車共載歸坐如初

杜預拜鎮南將軍朝士悉至皆在連榻坐語林曰中朝方鎮還不與元凱共坐預征吳還獨榻不與賓客共也時亦有裴叔則羊穉舒後至曰杜元凱乃復連榻坐客不坐便去晉諸公賛曰羊琇字穉舒泰山人通濟有才幹與世祖同年相善謂世祖曰後富貴時見用作領護軍各十年世祖即位累遷左將軍特進杜請裴追之羊去數里住馬既而俱還杜許

晉武帝時荀勗為中書監虞預晉書曰勗字公曾潁川潁陰人漢司空爽曾孫也十

餘歲能屬文外祖鍾繇曰此兒當及其曾祖爲安陽令民生爲立祠累遷侍中中書監、和嶠爲令故事監令由來共車嶠性雅正常疾勗諂諛王隱晉書曰勗性佞媚譽太子出齊王當時私議損國害民孫劉之匹也後世若有良史當著佞倖傳後公車來嶠便登正向前坐不復容勗勗方更覓車然得去監令各給車自此始曹嘉之晉紀曰中書監令常同車入朝至和嶠爲令而荀勗爲監嶠意強抗專車而坐乃使監令異車自此始也

山公大兒著短帢車中倚武帝欲見之山公不敢辭問兒兒不肯行時論乃云勝山公晉諸公贊曰山該字伯倫司徒濤長子也雅有

器識仕至左衛將軍

向雄為河內主簿有公事不及雄而太守劉淮横怒遂與杖遣之雄後為黄門郎劉為侍中初不交言武帝聞之敕雄復君臣之好雄不得已詣劉再拜曰向受詔而來而君臣之義絶何如於是即去武帝聞尚不和乃怒問雄曰我令卿復君臣之好何以猶絶 漢晉春秋曰雄字茂伯河內人世語曰雄有節槩仕至黄門郎護軍將軍按王隱孫盛不與故君相聞議曰昔在晉初河內溫縣領校向雄送御獄牛不充呈郡輙隨比送洛值天大熱郡送牛多暍死臺法甚重太守吳奮召雄與杖雄不受杖曰郡牛者

亦死也呈斗者亦死也耆大怒下雄獄將大治之會司隸辟雄都官從事數年為黃門侍郎耆為侍中同省相辟不相見武帝聞之給雄酒禮使詣耆解雄乃奉詔此則非劉淮也晉諸公贊曰淮字君平沛國杼秋人少以清正稱累遷河內太守侍中尚書僕射司徒

雄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臣於劉河內不為戎首亦已幸甚安復為君臣之好武帝從之

禮記曰穆公問於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無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有鄭玄曰為兵主來攻伐故曰戎首也

齊王冏為大司馬輔政虞預晉書曰冏字景治齊王攸子也少聰惠及長謙約好施趙王倫篡位冏起義兵誅倫拜大司馬加九錫政皆決之而恣用羣小不復朝覲遂為長沙王所誅嵇紹為侍中詣冏咨事冏設宰會召葛旟齊王官屬名曰旟字虚旟齊王從事中郎晉陽秋曰齊王起義轉長史既克趙王倫與董艾等專執威權冏敗見誅董艾等八王故事曰艾字叔智弘農人祖遇魏侍中父綏祕書監艾少好功名不脩士檢齊王起義艾為新汲令赴軍用艾領右將軍王敗見誅共論時宜旟等白冏嵇侍中善於絲竹公可令操之遂送樂器紹推卻不受冏曰今日共為歡卿何卻耶紹曰公協輔皇室令作事可法紹雖官卑職備常伯操

絲比竹蓋樂官之事不可以先王法服為伶人之業今逼高命不敢苟辭當釋冠冕襲私服此紿之心也旟等不自得而退

盧志於衆坐世語曰志字子道范陽人尚書珽少子少知名起家鄴令歷成都王長史衛尉卿尚書郎問陸士衡陸遜陸抗是君何物抗已見吳書曰遜字伯言吳郡人世為冠族初領海昌令號神君累遷丞相答曰如卿於盧毓盧珽魏志曰毓字子家涿人父植有名於世累遷吏部郎尚書選舉先性行而後言才進司空珽咸熈中為泰山太守字子笏位至尚書士龍失色雲別見既出戶謂兄曰何至如此彼容不相知也

士衡正色曰我父祖名播海内寧有不知鬼子敢爾孔氏

志怪曰盧充者范陽人家西三十里有崔少府墓充先冬至一日出家西獵見一麞舉弓而射即中之麞倒而復起充逐之不覺遠忽見一里門如府舍門中一鈴下有唱家前充問此何府也答曰少府府也充曰我衣惡那得見貴人即有人提襆新衣迎之充著盡可體便進見少府展姓名酒炙數行崔曰近得尊府君書為君索小女婚故相延耳即舉書示充充父亡時雖小然已見父手迹便歔欷無辭崔即敕内令女郎莊嚴使充就東廊充至婦已下車立席頭共拜為三日畢還見崔崔曰君可歸矣女有娠相生男當以相還生女當留自養敕外嚴車送客崔送至門執手零涕離别之感無異生人復致衣一襲被褥一副充便上車去如電逝須臾至家家人相見悲喜推問知崔是亡人而入其墓追以懊惋居四年三月三日臨水戲忽見一犢車乍浮乍沒既上

岸充往開車後戶見崔氏女與三歲男兒共載充見之忻然欲捉其手女舉手指後車曰府君見人即見少府充往問訊女抱兒還充又與金盌別并贈詩曰煌煌靈芝質光麗何猗猗華豔當時顯嘉異表神奇含英未及秀中夏罹霜萎榮曜長幽滅世路永無施不悟陰陽運哲人忽來儀會淺別離速皆由靈與祇何以贈余親金盌可顧兒受恩從此別斷絕傷肝脾充取兒盌及詩忽不見二車處將兒還四坐謂是鬼魅僉遙唾之形如故問兒誰是汝父兒逕就充懷衆初怪惡傳省其詩慨然嘆死生之玄通也充詣市賣盌高舉其價不欲速售冀有識者歘有一老婢問充得盌之由還報其大家即女姨也遣視之果是謂充曰我姨姊崔少府女未嫁而亡家親痛之贈一金盌著棺中今視卿盌甚似得盌本末可得聞不充以事對即詣充家迎兒兒有崔氏狀又似充貌姨曰我男甥三月末間產父曰春煖溫也願休強也即字溫休溫休蓋幽婚也其兆先彰矣兒遂成為令

器歷數郡二千石皆著績其後生植為漢尚書植子毓為魏司空冠蓋相承至今也議者疑二陸優劣謝公以此定之

羊忱性甚貞烈趙王倫為相國忱為太傅長史乃版以參相國軍事使者卒至忱深懼豫禍不暇被馬於是帖騎而避使者追之忱善射矢左右發使者不敢進遂得免文字志曰忱字長和一名陶泰山平陽人世為冠族父繇車騎掾忱歷太傅長史揚州刺史遷侍中永嘉五年遭亂被害年五十餘

王太尉不與庾子嵩交王夷甫庾敳庾卿之不置王曰君不

得為爾庾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用我法卿自用卿法

阮宣子伐社樹阮修已見春秋傳曰共工氏有子曰勾龍為后土后土為社風俗通曰孝經稱社者土也廣博不可備敬故封土以為社而祀之報功也然則社自祀勾龍非土之祭也有人止之宣子曰社而為樹伐樹則社亡樹而為社伐樹則社移矣

阮宣子論鬼神有無者或以人死有鬼宣子獨以為無曰今見鬼者云著生時衣服若人死有鬼衣服復有鬼

耶論衡曰世謂人死有鬼非也人死不為鬼無知不能害人如審鬼者死人精神人見之宜從裸袒之形無為見衣帶被服也何則衣無精神也由此言之見衣服象人則形體亦象人象人知非死人之精神也凡天地之間有鬼非人死之精神也

元皇帝既登阼以鄭后之寵欲舍明帝而立簡文時議者咸謂舍長立少既於理非倫且明帝以聰亮英斷益宜為儲副周王諸公並苦爭懇切中興書曰鄭太后字阿春滎陽人少孤先嫁田氏夫亡依舅吳氏時中宗敬后虞氏先崩將納吳氏后與吳氏女遊後園有言之於中宗者納為夫人甚寵生簡文帝即位尊之曰文宣太后唯刁玄亮獨欲奉少主以阿帝旨元帝便

欲施行慮諸公不奉詔於是先喚周侯丞相入然後欲出詔付刁協刁周王既入始至階頭帝逆遣傳詔遏使就東廂周侯未悟即郤略下階丞相披撥傳詔徑至御床前曰不審陛下何以見臣帝默然無言乃操懷中黃紙詔裂擲之由此皇儲始定周侯方慨然愧歎曰我常自言勝茂弘今始知不如也中興書曰元皇以明帝及琅邪王裒並非敬后所生而謂裒有大成之度勝於明帝因從容問王導曰立子以德不以年今二子孰賢導曰世子宣城俱有爽明之德莫能優劣如此故當以年於是更封裒為琅邪王而此與世說互異然法盛采摭與故以何為實且從容調諫理

或可安直有登階一言曾無奇訛使為之改計乎

王丞相初在江左欲結援吳人請婚陸太尉對曰培塿無松柏薰蕕不同器杜預左傳注曰培塿小阜松柏大木也薰香草蕕臭草玩雖不才義不為亂倫之始玩已見

諸葛恢大女適太尉庾亮兒恢別傳曰恢字道明琅邪陽都人祖誕司空父靚亦知名恢少有令問稱為明賢避難江左中宗召補主簿累遷尚書令庾氏譜曰庾亮子會娶恢女名文彪庾會別見次女適徐州刺史羊忱兒羊氏譜曰羊楷字道茂祖繇車騎掾父忱侍中楷仕至尚書郎娶諸葛恢次女亮子被蘇峻害改適江彪彪別見恢兒娶鄧

攸女諸葛氏譜曰恢子衡字峻文仕至滎陽太守娶河南鄧攸女於時謝尚書求其小女婚恢乃云羊鄧是世婚江家我顧伊庾家伊顧我不能復與謝裒兒婚永嘉流人名曰裒字幼儒陳郡人父衡博士裒歷侍中吏部尚書吳國內史及恢亡遂婚謝氏譜曰裒子石娶恢小女名文熊中興書曰石字石奴歷尚書令聚斂無厭取譏當世於是王右軍往謝家看新婦猶有恢之遺法威儀端詳容服光整王歎曰我在遣女裁得爾耳

周叔治作晉陵太守周侯仲智往別叔治以將別涕泣不止仲智恚之曰斯人乃婦女與人別唯啼泣便舍去

鄧粲晉紀曰周謨字叔治顗次弟也仕至中護軍嵩字仲智謨兄也性狡直果俠每以才氣陵人顗被害王敦使人弔焉嵩曰亡兄天下有義人為天下無義人所殺復何所弔敦甚銜之猶取為從事中郎因事誅嵩晉陽秋曰嵩事佛臨刑猶誦經

周侯獨留與飲酒言話臨別流涕撫其背曰奴好自愛阿奴謨小字

周伯仁為吏部尚書在省內夜疾危急時刁玄亮為尚書令營救備親好之至良久小損虞預晉書曰刁協字玄亮勃海饒安人少好學雖不研精而多所博涉中興制度皆稟於協累遷尚書令中宗信重之為王敦所忌舉兵討之奔至江南敗死明旦報仲智仲智狼狽來始入戶刁下牀對之大泣

說伯仁昨危急之狀仲智手批之刁為辟易於戶側既前都不問病直云君在中朝與和長輿齊名那與佞人刁協有情逕便出

王含作廬江郡貪濁狼籍王敦護其兄故於衆坐稱家兄在郡定佳廬江人士咸稱之時何充為敦主簿在坐正色曰充即廬江人所聞異於此敦默然旁人為之反側充晏然神意自若中興書曰王敦以震主之威收羅賢儁辟充為主簿充知敦有異志逡巡疏外及敦稱含有惠政一坐畏敦擊節而已充獨抗之其時衆人為之失色由是忤敦出為東海王文學

顧孟著嘗以酒勸周伯仁伯仁不受顧因移勸柱而語柱曰詎可便作棟梁自遇周得之欣然遂為衿契徐廣晉紀曰顧顯字孟著吳郡人驃騎榮兄子少有重名泰與中為騎郎早卒時為儕儕之

明帝在西堂會諸公飲酒未大醉帝問今名臣共集何如堯舜時周伯仁為僕射因厲聲曰今雖同人主復那得等於聖治帝大怒還内作手詔滿一黄紙遂付廷尉令收因欲殺之按明帝未即位顗已為王敦所殺此說非也後數日詔出周羣臣往省之周曰近知當不死罪不足至此王大將軍

當下時咸謂無緣爾伯仁曰今主非堯舜何能無過且人臣安得稱兵以向朝廷處仲狼抗剛愎王平子何在

顗别傳曰王敦討劉隗時温太真爲東宫庶子在承華門外與顗相見曰大將軍此舉有在義無有濫顗曰君年少帝史事未有大臣若此而不作亂共相推戴數年而爲此者乎處仲狼抗而强忌平子何在晉陽秋曰王澄爲荆州羣賊並起乃奔豫章而恃其宿名猶陵侮敦敦伏勇士路戎等搤而殺之裴子曰平子從荆州下大將軍因欲殺之而平子左右有二十人甚健皆持鐵楯馬鞭平子恒持玉枕大將軍乃犒荆州文武二十人積飲食皆不能動乃借平子玉枕便持下牀平子手引大將軍帶絶與力士闘甚苦乃得上屋上久許而死

王敦既下住船石頭欲有廢明帝意賓客盈坐敦知帝

聰明欲以不孝廢之每言帝不孝之狀而皆云温太真所說温嘗為東宮率後為吾司馬甚悉之須臾温來敦便奮其威容問温曰皇太子作人何似温曰小人無以測君子敦聲色並厲欲以威力使從已乃重問温太子何以稱佳温曰鈎深致遠蓋非淺識所測然以禮侍親可稱為孝劉謙之晉紀曰敦欲廢明帝言於衆曰太子不孝温司馬昔在東宫悉其事嶠既正子道有虧言敦怒而愧焉

王大將軍既反至石頭周伯仁往見之謂周曰卿何以

相負對曰公戎車犯正下官忝率六軍而王師不振以此負公

晉陽秋曰王敦既下六軍敗績顗長史郝嘏及左右文武勸顗避難顗曰吾備位大臣朝廷傾撓豈可草間求活投身胡虜邪乃與朝士詣敦敦曰近日戰有餘力不對曰恨力不足豈有餘耶

蘇峻既至石頭百僚奔散

王隱晉書曰峻字子高長廣掖人少有才學仕郡主簿舉孝廉值中原亂糾合流舊三千餘家結壘本縣宣示王化收葬枯骨遠近感其恩義咸共宗焉討王敦有功封公遷歷陽太守峻外營將表曰鼓自鳴峻自斫鼓曰我鄉里時有此則空城有頃詔書徵峻峻曰臺下云我反反豈得活邪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乃作亂晉陽秋曰峻率衆二萬濟自橫江至於蔣山王師敗績

唯侍中鍾雅獨在帝側或謂鍾曰見可而進知難而

退古之道也君性亮直必不容於寇讎何不用隨時之宜而坐待其與邪鍾曰國亂不能匡君危不能濟而各遜遁以求免吾懼董狐將執簡而進矣

庾公臨去顧語鍾後事深以相委鍾曰棟折榱崩誰之責邪庾曰今日之事不容復言卿當期克復之效耳鍾曰想足下不愧荀林父耳春秋傳曰楚莊王圍鄭晉使荀林父率師救鄭與楚戰於邲晉師敗績桓子歸請死晉平公將許之士貞子諫而止後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田曰吾獲狄田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

蘇峻時孔羣在橫塘為匡術所逼王丞相保存術會稽後賢記曰羣字敬休會稽山陰人祖竺吳豫章太守父奕全椒令羣有智局仕至御史中丞晉陽秋曰匡術為阜陵令逃亡無行庾亮微蘇峻術勸峻誅亮遂與峻同反後以宛城降因衆坐戲語令術勸羣酒以釋橫塘之慽羣答曰德非孔子厄同匡人家語曰孔子之宋匡簡子以甲士圍之子路怒奮戟將戰孔子止之曰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丘之過也若述先王之道而為咎者非丘罪也命也夫歌予和汝子路彈劍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罷雖陽和布氣鷹化為鳩至於識者猶憎其眼禮記月令曰仲春之月鷹化為鳩鄭玄曰鳩搏穀也夏小正曰鷹則為鳩鷹也者其殺之時也鳩也者非殺之時也善變而之仁故具之

蘇子高事平靈鬼志謠徵曰明帝初有謠曰高山崩石自破高山峻也碩峻弟也後諸公誅峻碩猶據石頭潰散而逃追斬之

王庾諸公欲用孔廷尉為丹陽孔坦亂離之後百姓彫弊孔慨然曰昔肅祖臨崩諸君親升御牀並蒙眷識共奉遺詔孔坦疏賤不在顧命之列既有艱難則以微臣為先今猶俎上腐肉任人膾截耳於是拂衣而去諸公亦止按王隱晉書蘇峻事平陶侃欲將坦上用為豫章太守坦辭母老不行臺以為吳郡吳郡多名族而坦年少乃授吳興內史不聞尹京

孔車騎與中丞共行孔愉別傳曰愉字敬康會稽山陰人初辟中宗參軍討華軼有功封

餘不亭侯愉少時常得一龜放於餘不溪中龜中路左顧者數過及後鑄印而龜左顧更鑄猶如此印師以聞愉悟取而佩焉累遷尚書左僕射贈車騎將軍中丞孔羣也

在御道逢匡術賓從甚盛因往與車騎共語中丞初不視直云鷹化為鳩衆鳥猶惡其眼術大怒便欲刃之車騎下車抱術曰族弟發狂卿為我宥之始得全首領

梅頤嘗有惠於陶公後為豫章太守有事王丞相遣收之侃曰天子富於春秋萬幾自諸侯出王公既得錄陶公何為不可放乃遣人於江口奪之晉諸公贊曰頤字仲真汝南西平人

少好學隱退而求實進止永嘉流人名曰顗領軍司馬顗弟陶字叔真鄧粲晉紀曰初有譖侃於王敦者乃以從弟廙代侃為荆州左遷侃廣州侃吏士距廙而求侃敦聞大怒及侃將莅廣州過敦敦陳兵欲害侃敦咨議參軍梅陶諫敦乃止厚禮而遣之王隱晉書亦同按二書所叙則有恵於陶是梅陶非顗也顗見陶

公拜陶公止之顗曰梅仲真鄰明日豈可復屈邪

王丞相作女伎施設牀席蔡公先在坐不説而去王亦不留蔡司徒别傳曰謨字道明濟陽考城人博學有識避地江左歷左光禄録尚書事揚州刺史薨贈司空

何次道庾季堅二人並為元輔晉陽秋曰庾氷字季堅太尉亮之弟也少有檢

搽兄亮常器之曰吾家晏平仲累遷車騎將軍江州刺史

成帝初崩于時嗣君未定何欲立嗣子庾及朝議以外寇方強嗣子沖幼乃立康帝中興書曰帝諱岳字世同成帝同母弟也成帝崩即位年二十二康帝登阼會羣臣謂何曰朕今所以承大業為誰之議何答曰陛下龍飛此是庾冰之功非臣之力於時用微臣之議今不覩盛明之世晉陽秋曰初顯宗臨崩庾冰議立長君何充謂宜奉皇子爭之不得充不自安求處外任及冰出鎮武昌充自京馳還言於帝曰冰不宜出昔年陛下龍飛使晉德再隆者冰之勳也臣無與焉帝有慙色

江僕射年少王丞相呼與共碁王手嘗不如兩道許而欲敵道戲試以觀之江不即下王曰君何以不行江曰恐不得爾徐廣晉紀曰江虨字思玄陳留人博學知名兼善奕為中興之冠累遷尚書左僕射護軍將軍傍有客曰此年少戲迺不惡王徐舉首曰此年少非唯圍棋見勝范汪碁品曰虨與王恬等碁第一品導第五品

孔君平疾篤庾司空為會稽省之庾冰相問訊甚至為之流涕庾既下牀孔慨然曰大丈夫將終不問安國寧家之術迺作兒女子相問庾聞回謝之請其話言王隱晉書曰坦

方直而有雅望

桓大司馬詣劉尹臥不起桓彎彈彈劉枕丸迸碎床褥間劉作色而起曰使君如馨地寧可鬭戰取勝中興書曰溫曾為徐州刺史沛國屬徐州故呼溫使君鬭戰者以溫為將也桓甚有恨容劉尹眞長已見

後來年少多有道深公者深公謂曰黃吻年少勿為評論宿士昔嘗與元明二帝王庾二公周旋高逸沙門傳曰晉元明二帝遊心玄虛託情道味以賓友禮待法師王公庾公傾心側席好同臭味也

王中郎年少時坦之已見江彪為僕射領選欲擬之為尚書

郎有語王者王曰自過江來尚書郎正用第二人何得擬我江閒而止（按王彪之別傳曰彪之從伯導謂彪之日選曹舉汝為尚書郎幸可作諸王佐邪此知郎官寒素之品也）

王述轉尚書令事行便拜文度曰故應讓杜許藍田云汝謂我堪此不文度曰何為不堪但克讓自是美事恐不可闕藍田慨然曰既云堪何為復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如我（述別傳曰述常以為人之處世當先量己而後動義無虛讓是以應辭便當固執其貞正不踰皆此類）

孫興公作庾公誄文多託寄之辭綽集載誄文曰咨予與公風流同歸擬量託情視公猶師君子之交相與無私虛中納是吐誠誨非雖實不敏敬佩弦韋永戢話言口誦心悲既成示庾道恩庾見慨然送還之曰先君與君自不至於此道恩庾羲小字徐廣晉紀曰羲字叔和太和亮第三子拔尚率到位建威將軍吳國內史

王長史求東陽撫軍不用簡文後疾篤臨終撫軍哀嘆曰吾將負仲祖於此命用之長史曰人言會稽王癡眞癡王濛已見

劉簡作桓宣武別駕後爲東曹參軍劉氏譜曰簡字仲約南陽人祖喬豫

州刺史父挺潁川太守簡仕至大司馬參軍頠以剛直見疏嘗聽記簡都無言宣武問劉東曹何以不下意答曰會不能用宣武亦無怪色

劉眞長王仲祖共行日旰未食有相識小人貽其餐肴案甚盛眞長辭焉仲祖曰聊以充虛何苦辭眞長曰小人都不可與作緣孔子稱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劉尹之意蓋從此言也

王修齡嘗在東山甚貧乏司州已見陶胡奴為烏程令胡奴陶範小字也陶侃別傳曰範字道則侃第十子也侃諸子中最知名歷尚書秘書監何法盛以為第九子送一船

米遺之郤不肯取直答語王修齡若飢自當就謝仁祖索食不須陶胡奴米

阮光祿阮裕已見赴山陵至都不往殷劉許過事便還諸人相與追之既亦知時流必當逐已乃遄疾而去至方山不相及中興書曰裕終日頹然無所錯綜而物自宗之劉尹時為會稽乃嘆曰我入當泊安石渚下耳不敢復近思曠傍伊便能捉杖打人不易

王劉與桓公共至覆舟山看酒酣後劉牽脚加桓公頸

桓公甚不堪舉手撥去既還王長史語劉曰伊詎可以形色加人不溫別傳曰溫有豪邁風氣也

桓公問桓子野謝安石料萬石必敗何以不諫子野桓伊小字也續晉陽秋曰伊字叔夏譙國銍人父景護軍將軍伊少有才藝又善聲律加以標悟省率為王濛劉惔所知累遷豫州刺史贈右將軍子野答曰故當出於難犯耳桓作色曰萬石撓弱凡才有何嚴顏難犯

羅君章曾在人家主人令與坐上客共語答曰相識已多不煩復爾羅府君別傳曰含字君章桂陽耒陽人蓋楚熊姓之後啟土羅國遂氏族焉後寓湘

境故為桂陽人含臨海太守彥曾孫滎陽太守綏少子也桓宣武辟為别駕以官廨諠擾於城西池小洲上立茅茨伐木為牀織葦為席布衣蔬食晏若有餘桓公嘗謂衆坐曰此自江左之清秀豈唯荆楚而已累遷散騎常侍廷尉長沙相致仕中散大夫門施行馬含自在官舍有一白雀栖集堂宇及致仕還家階庭忽蘭菊挺生豈非至行之徵邪

韓康伯病拄杖前庭消搖韓伯已見見諸謝皆富貴轟隱交路歎曰此復何異王莽時漢書曰王莽宗族凡十侯五大司馬

王文度為桓公長史時桓為兒求王女王許咨藍田王坦之王述並已見既還藍田愛念文度雖長大猶抱著膝上文度

因言桓求已女婚藍田大怒排文度下膝曰惡見文度已復癡畏桓溫面兵那可嫁女與之文度還報云下官家中先得婚處桓公曰吾知矣此尊府君不肯耳後桓女遂嫁文度兒王氏譜曰坦之子愷娶桓溫第二女字伯子中興書曰愷字茂仁歷吳國內史丹陽尹贈太常

王子敬數歲時嘗看諸門生樗蒲見有勝負因曰南風不競春秋傳曰楚伐鄭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杜預曰歌者吹律以咏八風南風音微故曰不競也門生輩輕其小兒迺曰此郎亦管中窺豹

時見一斑子敬瞋目曰遠慙荀奉倩近愧劉真長遂拂衣而去荀劉已見

謝公聞羊綏佳致意令來終不肯詣羊氏譜曰綏字仲彥太山人父楷尚書郎綏仕至中書侍郎後綏為太學博士因事見謝公公即取以為主簿

王右軍與謝公詣阮公阮思曠也至門語謝故當共推主人謝曰推人正自難

太極殿始成徐廣晉紀曰孝武寧康二年尚書令王彪之等啟改作新宮太元三年二月內外軍

六千人始營葉至七月而成太極殿高八丈長二十七丈廣十丈尚書謝萬監視賜爵關内侯大匠毛安之關中侯

王子敬時為謝公長史謝送版使王題之王有不平色語信云可擲著門外謝後見王曰題之上殿何若昔魏朝韋誕諸人亦自為也王曰魏阼所以不長謝以為名言宋明帝文章志曰太元中新宫成議者欲屈王獻之題榜以為萬代寶謝安與王語次因及魏時起陵雲閣忘題榜乃使韋仲將縣梯上題之比下須髪盡白裁餘氣息還語子弟云宜絶楷法安欲以此風動其意王解其旨正色曰此奇事韋仲將魏朝大臣寧可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長安知其心乃不復逼之

王恭欲請江盧奴為長史晨往詣江江猶在帳中王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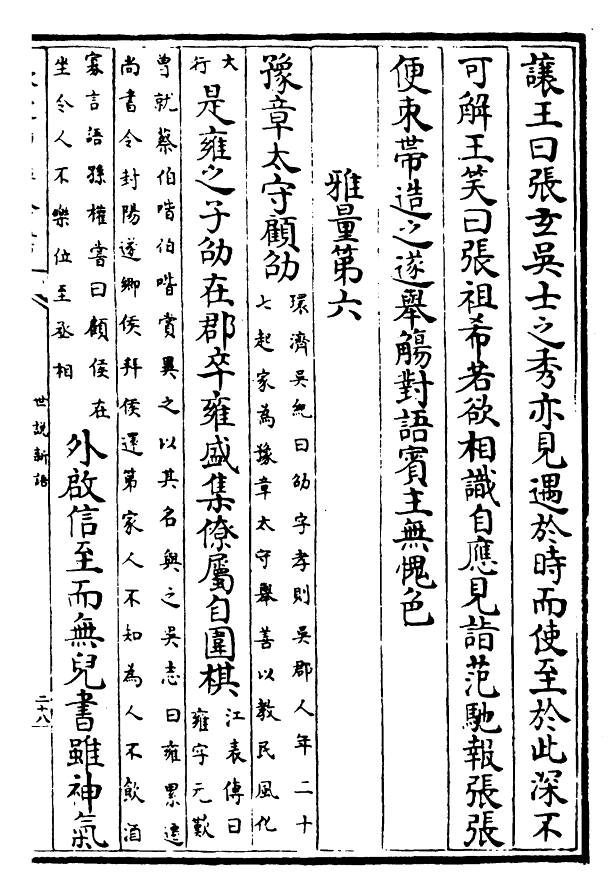
不敢即言良久乃得及江不應盧奴江敳小字也晉安帝紀曰敳字仲凱濟陽人祖丘散騎常侍父彪僕射並以義正器素知名當世敳歷位內外簡退著稱歷黃門侍郎驃騎咨議直喚人取酒自飲一盌又不與王王且笑且言那得獨飲江云卿亦復須邪更使酌與王王飲酒畢因得自解去未出戶江歎曰人自量固為難宋書曰敳即湘州江夷之父也夷字茂遠湘州刺史

孝武問王爽卿何如卿兄王答曰風流秀出臣不如恭忠孝亦何可以假人中興書曰爽忠孝正直烈宗崩王國寶夜開門入為遺詔爽為黃門

郎距之曰大行晏駕太子未立敢有先入者斬國寶懼乃止

王爽與司馬太傅飲酒太傅醉呼王為小子王曰亡祖長史與簡文皇帝為布衣之交亡姑亡姊伉儷二宮何小子之有中興書曰王濛女諱穆之為哀帝皇后王藴女諱法惠為孝武皇后

張玄與王建武先不相識張玄已見建武王忱也晉安帝紀曰忱初作荆州刺史後為建武將軍後遇於范豫章許范令二人共語范甯已見張因正坐斂衽王熟視良久不對張大失望便去范苦譬留之遂不肯住范是王之舅王氏譜曰王坦之娶順陽郡范汪女名蓋即甯妹也生忱乃



讓王曰張玄吳士之秀亦見遇於時而使至於此深不可解王笑曰張祖希若欲相識自應見詣范馳報張便束帶造之遂舉觴對語賓主無愧色

雅量第六

豫章太守顧劭環濟吳紀曰劭字孝則吳郡人年二十七起家為豫章太守舉善以教民風化大行是雍之子劭在郡卒雍盛集僚屬自圍棋江表傳曰雍字元歎曽就蔡伯喈伯喈賞異之以其名與之吳志曰雍累遷尚書令封陽遂鄉侯拜侯還第家人不知為人不飲酒寡言語孫權嘗曰顧侯在坐令人不樂位至丞相外啟信至而無兒書雖神氣

不變而心了其故以爪掐掌血流沾褥賔客既散方歎曰已無延陵之高豈可有喪明之責禮記延陵季子適齊及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嬴愽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歛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子夏哭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於是豁情散哀顏色自若

嵇中散臨刑東市神氣不變索琴彈之奏廣陵散曲終曰袁孝尼嘗請學此散吾靳固不與廣陵散於今絶矣

晉陽秋曰初康與東平呂安親善安嫡兄遜淫安妻徐氏安欲告遜遣妻以洛於康康喻而抑之遜不自安譖告安撾母表求徙邊安當徙訴自理辭引康文士傳曰呂安罹事康詣獄以明之鍾會庭論康曰今皇道開明四海風靡邊鄙無詭隨之民街巷無異口之議而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輕時傲世不為物用無益於今有敗於俗昔太公誅華士孔子戮少正卯以其負才亂羣惑衆也今不誅康無以清潔王道於是錄康閉獄臨死而兄弟親族咸與共別康顏色不變問其兄曰向以琴來不邪兄曰以來康取調之為太平引曲成嘆曰太平引於今絶也

太學生三千人上書請以為師不許文王亦尋

悔焉王隱晉書曰康之下獄太學生數千人請之於時豪俊皆隨康入獄悉解喻一時散遣康竟與安同誅

夏侯太初嘗倚柱作書時大雨霹靂破所倚柱衣服焦然神色無變書亦如故賔客左右皆跌蕩不得住見顔愷之書贊語林曰太初從魏帝拜陵陪列於松柏下時暴雨霹靂正中所立之樹冠冕焦壞左右覩之皆伏太初顔色不改臧榮緒又以為諸葛誕也

王戎七歲嘗與諸小兒遊看道邊李樹多子折枝諸兒競走取之唯戎不動人問之答曰樹在道邊而多子此

必苦李取之信然 名士傳曰戎由是幼有神理之稱也

魏明帝於宣武場上斷虎爪牙縱百姓觀之王戎七歲亦往看虎承閒攀欄而吼其聲震地觀者無不辟易顛仆戎湛然不動了無恐色 竹林七賢論曰明帝自閣上望見使人問戎姓名而異之

王戎為侍中南郡太守劉肇遺筒中箋布五端戎雖不受厚報其書 晉陽秋曰司隷校尉劉毅奏南郡太守劉肇以布五十疋雜物遺前豫州刺史王戎檻車徵付廷尉治罪除名終身戎以書未達不坐竹林七賢論曰戎報肇書議者僉以為譏世祖患之乃發口詔曰以戎之為士義豈懷私議者乃息戎亦不謝

裴叔則被收神氣無變舉止自若求紙筆作書書成救者多乃得免後位儀同三司晉諸公贊曰楷息瓚取楊駿女駿誅以相婚黨收付廷尉侍中傅祗證楷素意由此得免名士傳曰楚王之難李肇惡楷名重收將害之楷神色不變舉動自若諸人請救得免晉陽秋曰楷與王戎俱加儀同三司

王夷甫嘗屬族人事經時未行遇於一處飲燕因語之曰近屬尊事那得不行族人大怒便舉樏擲其面夷甫都無言盥洗畢牽王丞相臂與共載去在車中照鏡語丞相曰汝看我眼光迺出牛背上王夷甫蓋自謂風神英俊不至與人校

裴遐在周馥所馥設主人鄧粲晉紀曰馥字祖宣汝南人代劉準為鎮東將軍鎮壽陽移檄四方欲奉迎天子元皇使甘卓攻之馥出奔道卒遐與人圍棊馥司馬行酒遐正戲不時為飲司馬恚因曳遐墜地遐還坐舉止如常顏色不變復戲如故王夷甫問遐當時何得顏色不異答曰直是闇當故耳一作闇故當耳一作真是闘將故耳

劉慶孫在太傅府一時人士多為所構唯庾子嵩縱心事外無迹可間後以其性儉家富說太傅令換千萬冀其有吝於此可乘晉陽秋曰劉輿字慶孫中山人有豪俠才筭善交結為范陽王虓所暱

薨太傅名之大相委伏用為長史八王故事曰司馬越字元起高密王泰長子少尚布衣之操為中外所歸累遷司空太傅

太傅於衆坐中問庾庾時頽然已醉幘墮几上以頭就穿取徐答云下官家故可有兩娑千萬隨公所取於是乃服後有人向庾道此庾曰可謂以小人之慮度君子之心

王夷甫與裴景聲志好不同景聲惡欲取之卒不能回乃故詣王肆言極罵要王答已欲以分謗王不為動色徐曰白眼兒遂作晉諸公贊曰邈字景聲河東聞喜人少有通才從兄頠器賞之每與清言

（終日達曙自謂理構多如輙每謝之然未能出也歷太傅從事中郎左司馬監東海王軍事少為文士而經事為將雖非其才而以罕重稱也）

王夷甫長裴成公四歲不與相知時共集一處皆當時名士謂王曰裴令令望何足計王便卿裴裴曰自可全君雅志（裴頠已見）

有往來者云庾公有東下意或謂王公可潛稍嚴以備不虞王公曰我與元規雖俱王臣本懷布衣之好若其欲來吾角巾徑還烏衣（丹陽記曰烏衣之起吳時烏衣營處所也江左初立琅邪諸王）

所居何所稍嚴中興書曰於是風塵自消內外緝穆

王丞相主簿欲檢校帳下公語主簿欲與主簿周旋無為知人几案間事

祖士少好財阮遥集好屐並恒自經營同是一累而未判其得失祖約別傳曰約字士少范陽遒人累遷平西將軍豫州刺史鎮壽陽與蘇峻反峻敗約投石勒約本幽州冠族賓客塡門勒登高望見車騎大驚又使占奪鄉里先人田地地主多恨勒惡之遂誅約晉陽秋曰阮孚字遥集陳留人咸第二子也少有智調而無儁異累遷侍中吏部尚書廣州刺史人有詣祖見料視財物客至屛當未盡餘兩小簏著背後傾身

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詣阮見自吹火蠟屐因歎曰未知一生當著幾量屐神色閑暢於是勝負始分孚別傳曰孚風韻疏誕少有門風

許侍中顧司空俱作丞相從事爾時已被遇遊宴集聚略無不同晉百官名曰許璪字思文義興陽羨人許氏譜曰璪祖𩅦字子良永興長父巢字季鯛烏程令璪仕至吏部侍郎嘗夜至丞相許戲二人歡極丞相便命使入己帳眠顧至曉回轉不得快孰許上牀便咍臺大鼾丞相顧諸客曰此中亦難得眠處顧和士君孝少知名族人顧榮曰此我家

騏驥也必與吾宗仕至尚書令五子治悅淳履之

庾太尉風儀偉長不輕舉止時人皆以為假亮有大兒數歲雅重之質便自如此人知是天性溫太眞嘗隱幔怛之此兒神色恬然乃徐跪曰君侯何以為此論者謂不減亮蘇峻時遇害庾氏譜曰會字會宗太尉亮長子年十九歲和六年遇害或云見阿恭知元規非假阿恭會小字也

褚公於章安令遷太尉記室叅軍按庾亮啟叅佐名衆時直為叅軍不掌記室也名字已顯而位微人未多識公東出乘估客船送故

吏數人投錢唐亭住錢唐縣記曰縣近海為潮漂沒縣諸豪姓斂錢雇人輦土為塘因以為名也爾時吳興沈充為縣令未詳當送客過浙江客出亭吏驅公移牛屋下潮水至沈令起彷徨問牛屋下是何物人吏云昨有一傖父來寄亭中晉陽秋曰吳人以中州人為傖有尊貴客權移之令有酒色因遥問傖父欲食餅不姓何等可共語褚因舉手答曰河南褚季野遠近久承公名令於是大遽不敢移公便於牛屋下修刺詣公更宰殺為饌具於公前鞭撻亭吏欲以謝慙公與之酌宴言色無

異狀如不覺令送公至界

郗太傅在京口遣門生與王丞相書求女壻丞相語郗信君往東廂任意選之門生歸白郗曰王家諸郎亦皆可嘉聞來覓壻咸自矜持唯有一郎在東床上坦腹卧如不聞郗公云正此好訪之乃是逸少因嫁女與焉王氏譜曰逸少羲之小字羲之妻太傅郗鑒女名璿字子房

過江初拜官輿飾供饌羊曼拜丹陽尹客來早者並得佳設日晏漸罄不復及精隨客早晚不問貴賤曼別傳曰曼字

延祖泰山南城人文暨陽平太守曼頹縱宏任飲酒誕節與陳留阮放等號兖州八達累遷丹陽尹為蘇峻所害

羊固拜臨海竟日皆美供雖晩至亦獲盛饌時論以固之豐華不如曼之真率明帝東宮僚屬名曰固字道安太山人文字志曰固父坦車騎長史固善草行著名一時避亂渡江累遷黃門侍郎衆其清儉贈大鴻臚

周仲智飲酒醉瞋目還面謂伯仁曰君才不如弟而橫得重名須臾舉蠟燭火擲伯仁伯仁笑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孫子兵法曰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積三曰火車四曰火軍五曰火隊凡軍必知五火之變故以火攻者明也

顗和始為揚州從事月旦當朝未入頃停車州門外周侯詣丞相歷和車邊語林曰周侯飲酒已醉著白袷憑兩人來詣丞相和覓蝨夷然不動周既過反還指顗心曰此中何所有顗搏蝨如故徐應曰此中最是難測地周侯既入語丞相曰卿州吏中有一令僕才中興書曰和有操量弱冠知名

庚太尉與蘇峻戰敗率左右十餘人乘小船西奔晉陽秋曰蘇峻作逆詣亮都督征討戰於建陽門外王師敗績亮於陳攜二弟奔溫嶠亂兵相剝掠射誤中柂工應弦而倒舉船上咸失色分散亮不動容徐

曰此手那可使著賊衆迺安

庾小征西嘗出未還婦母阮是劉萬安妻劉氏譜曰劉綏妻陳留阮蕃女字幼娥綏別見與女上安陵城樓上俄頃翼歸策良馬盛輿衛阮語女聞庾郎能騎我何由得見婦告翼庾氏譜曰翼娶高平劉綏女字靜女翼便為於道開鹵簿盤馬始兩轉墜馬墮地意色自若

宣武桓溫與簡文太宰武陵王晞共載密令人在輿前後鳴鼓大叫鹵簿中驚擾太宰惶怖求下輿顧看簡文穆然清

恬宣武語人曰朝廷間故復有此賢續晉陽秋曰帝性深雅有局鎮嘗與桓温太宰武陵王晞同乘至板橋温密勅令無因鳴角鼓譟部伍並驚馳温陽眎異晞大震帝舉止自若音顏無變温每以此稱其德量故論者謂温服憚也

王劭王薈共詣宣武劭薈別傳曰劭字敬倫丞相導第五子清貴簡素研味玄賾大司馬桓温稱為鳳雛累遷尚書僕射吳國內史薈字敬文丞相最小子有清譽夷泰無競仕至鎮軍將軍正值收庾希家中興書曰希字始彥司空冰長子累遷徐兗二州刺史希兄弟貴盛桓温忌之諷免希官逃奔於暨陽初郭璞筮冰子孫必有大禍唯因三陽可以有後故希求鎮山陽弟友為東陽希自家暨陽及温誅希弟柔倩聞希難逃於海陵後還京口聚衆事敗為温所誅薈不自安逡巡欲去劭

堅坐不動待收信還得不定迺出論者以劭為優

桓宣武與郗超議芟夷朝臣條牒既定其夜同宿續晉陽秋曰超謂溫雄武當樂推之運遂深自委結溫亦深相器重故潛謀密計莫不預焉明晨起呼謝安王坦之入擲疏示之郗猶在帳內謝都無言王直擲還云多宣武取筆欲除郗不覺竊從帳中與宣武言謝含笑曰郗生可謂入幕賓也帳一作帷

謝太傅盤桓東山時與孫興公諸人汎海戲中興書曰安先居會稽與支道林王羲之許詢共游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談說屬文未嘗有處世意也風起浪湧孫

王諸人色並遽便唱使還太傅神情方王吟嘯不言舟人以公貌閑意説猶去不止既風轉急浪猛諸人皆諠動不坐公徐云如此將無歸衆人即承響而回於是審其量足以鎮安朝野

桓公伏甲設饌廣延朝士因此欲誅謝安王坦之晉安帝紀曰簡文晏駕遺詔桓溫依諸葛亮王導故事溫大怒以為黜其權謝安王坦之所建也入赴山陵百官拜於道側在位望者戰慄失色或云自此欲殺王謝王甚遽問謝曰當作何計謝神意不變謂文度曰晉阼存亡在此一行相與俱前王之

恐狀轉見於色謝之寬容愈表於貌望階趨席方作洛生詠諷浩浩洪流桓憚其曠遠乃趣解兵按宋明帝文章志曰安能作洛下書生詠而少有鼻疾語音濁後名流多斂其咏弗能及手掩鼻而吟焉桓溫止新亭大陳兵衛呼安及坦之欲於坐害之王入失厝倒執手版汗流霑衣安神姿舉動不異於常舉目徧歷溫左右衛士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隣明公何有壁間著阿堵輩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於是矜莊之心頓盡命部左右促燕行觴笑語移日王謝舊齊名於此始判優劣

謝太傅與王文度共詣郗超日旰未得前王便欲去謝曰不能為性命忍俄頃超得寵桓溫專殺生之威

支道林還東高逸沙門傳曰遁為哀帝所迎游京邑久心在故山乃拂衣王都還就岩穴時賢並送於征虜亭丹陽記曰太安中征虜將軍謝安立此亭因以為名蔡子叔前至坐近林公中興書曰蔡系字子叔濟陽人司徒謨第二子有文理仕至撫軍長史謝萬石後來坐小遠蔡暫起謝移就其處蔡還見謝在焉因合褥舉謝擲地自復坐謝冠幘傾脫乃徐起振衣就席神意甚平不覺瞋沮坐定謂蔡曰卿奇人殆壞我面蔡答曰我本不為卿面作計其後二人俱不介意

郗嘉賓欽崇釋道安德問安和尚傳曰釋道安者常山溥柳人本姓衛年十二作沙

門神性聰敏而就至隨佛圖澄甚重之值石氏亂於陸渾山木食修學為慕容俊所逼乃住襄陽以佛法東流經籍錯謬更為條章標序篇目為之注解自支道林等皆宗其理無疾卒餉米千斛修書累紙意寄殷勤道安答直云損米愈覺有待之為煩

謝安南免吏部尚書還東晉百官名曰謝奉字弘道會稽山陰人謝氏譜曰奉祖端散騎常侍父鳳丞相主簿奉歷安南將軍廣州刺史吏部尚書謝太傅赴桓公司馬出西相遇破岡既當遠別遂停三日共語太傅欲慰其失官安南輒引以他端雖信宿中塗竟不言及此事太傅深恨在心未盡謂同舟曰謝奉故是奇士

戴公從東出謝太傅往看之謝本輕戴見但與論琴書戴既無吝色而談琴書愈妙謝悠然知其量晉安帝紀曰戴逵字安道譙國人少有清操恬和通任為劉眞長所知性甚快暢泰於娛生好鼓琴善屬文尤樂遊燕多與高門風流者遊談者許其通隱屢辭徵命遂著高尚之稱

謝公與人圍碁俄而謝玄淮上信至看書竟默然無言徐向局客問淮上利害答曰小兒輩大破賊意色舉止不異於常續晉陽秋曰初苻堅南寇京師大震謝安無懼色方命駕出墅與凡子玄圍碁夜還乃處分少日皆辦破賊又無喜容其高量如此謝車騎傳曰氐賊苻堅傾國大出衆號百萬朝廷遣諸軍距之凡八

萬堅進屯壽陽主為前鋒都督與從弟琰等選精鋭決戰射傷堅俘獲數萬計得偽輦及雲母車寶器山積錦罽萬端牛馬驢騾駝十萬頭匹

王子猷子敬曾俱坐一室上忽發火子猷遽走避不惶取屐晉百官名曰王徽之字子猷中興書曰徽之羲之第五子卓犖不羈欲為傲達仕至黃門侍郎子敬神色恬然徐喚左右扶憑而出不異平常續晉陽秋曰獻之雖不修賞貫而容止不妄世以此定二王神宇

苻堅遊魂近境堅別見謝太傅謂子敬曰可將當軸了其此處

王僧彌謝車騎共王小奴許集（王珉謝玄並已見小奴王薈小字也）僧彌舉酒勸謝云奉使君一觴謝曰可爾（謝玄曾為徐州故云使君）僧彌勃然起作色曰汝故是吳興溪中釣碣耳何敢譸張（玄叔父安曾為吳興玄少時從之遊故珉云然）謝徐撫掌而笑曰衛軍僧彌殊不肅省乃侵陵上國也

王東亭為桓宣武主簿既承藉有美譽公甚欲其人地為一府之望初見謝失儀而神色自若坐上賓客即相貶笑公曰不然觀其情貌必自不凡吾當試之後因月

朝閤下伏公於內走馬直出突之左右皆宕仆而王不動名價於是大重咸云是公輔器也續晉陽秋曰珣初辟大司馬掾桓溫至重之常稱王掾必為黑頭公未易才也

太元末長星見孝武心甚惡之徐廣晉紀曰太元二十年九月有蓬星如粉絮東南行歷須女至哭星按太元末唯有此妖不聞長星也且漢文八年有長星出東方文穎注曰長星有光芒或竟天或長十丈或二三丈無常也此星見多為兵革事此後十六年文帝乃崩蓋如長星非關天子世說虛也夜華林園中飲酒舉桮屬星云長星勸爾一桮酒自古何時有萬歲天子

殷荊州有所識作賦是束皙慢戲之流文士傳曰皙字廣微陽平元城人漢太子太傅疏廣後也王莽末廣曾孫孟達自東海避難元城改姓去疏之足以為束氏皙博學多識問無不對元康中有人自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兩行科斗書司空張華以問皙皙曰此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檢校果然曾為餅賦諸文文甚俳諧三十九歲卒元城為之廢市殷甚以為有才語王恭適見新文甚可觀便於手巾函中出之王讀殷笑之不自勝王看竟既不笑亦不言好惡但以如意帖之而已殷悵然自失

羊綏第二子孚少有儁才與謝益壽相好益壽謝混小字也嘗

早往謝許未食俄而王齊王睹來王睹已見齊王熙小字也中興書曰熙字叔和恭次弟尚鄱陽公主太子洗馬早卒既先不相識王向席有不說色欲使羊去羊了不眄唯脚委几上咏矚自若謝與王敘寒温數語畢還與羊談賞王方悟其奇乃合共語須臾食下二王都不得餐唯屬羊不暇羊不大應對之而盛進食食畢便退遂苦相留羊義不住直云向者不得從命中國尚虛二王是孝伯兩弟

識鑒第七

曹公少時見喬玄玄謂曰天下方亂羣雄虎爭撥而理之非君乎然君實是亂世之英雄治世之姦賊恨吾老矣不見君富貴當以子孫相累續漢書曰玄字公祖梁國睢陽人少治禮及嚴氏春秋累遷尚書令玄嚴明有才略長於知人初魏武帝為諸生未知名也玄甚異之魏書曰玄見太祖曰吾見士多矣未有若君者君者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按世語曰玄謂太祖君未有名可交許子將太祖乃造子將子將納焉孫盛雜語曰太祖嘗問許子將我何如人固問然後子將答曰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太祖大笑世說所言謬矣

曹公問裴潛曰卿昔與劉備共在荊州卿以備才如何

潛曰使居中國能亂人不能為治若秉邊守險足為一方之主魏志曰潛字文行河東人避亂荆州劉表待之以賓客禮潛私謂王粲司馬芝曰劉牧非霸王之才而欲以西伯自處其敗無日矣遂南適長沙

何晏鄧颺夏侯玄並求傅嘏交而嘏終不許魏略曰鄧颺字玄茂南陽宛人鄧禹之後也少得士名明帝時為中書郎以與李勝等為浮華被斥正始中遷侍中尚書為人好貨臧艾以父妾與颺得顯官京師為之語曰以官易富鄧玄茂何晏選不得人頗由颺以黨曹爽誅諸人乃因荀粲說合之謂嘏曰夏侯太初一時之傑士虛心於子而卿意懷不可交合則好成不合則致隙二賢若

穆則國之休此藺相如所以下廉頗也史記曰相如以功大拜上卿位在廉頗右頗怒欲辱之相如每稱疾望見引車避匿其舍人欲去之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吾廷叱之何畏廉將軍哉顧秦彊趙弱秦以吾二人故不敢加兵於趙今兩虎鬭勢不俱生吾以公家急而後私讐也頗聞謝罪

傅曰夏侯太初志大心勞能合虛譽誠所謂利口覆國之人何晏鄧颺有為而躁博而寡要外好利而內無關籥貴同惡異多言而妬前多言多釁妬前無親以吾觀之此三賢者皆敗德之人爾遠之猶恐罹禍況可親之邪後皆如其言傅子曰是時何晏以才辯顯於貴戚之間鄧颺好交通合徒黨鬻聲名於

閭閻夏侯玄以貴臣子少有重名皆求交於嘏嘏不納也嘏友人荀粲有清識遠志然猶勸嘏結交云

晉武帝講武於宣武場帝欲偃武修文親自臨幸悉召羣臣山公謂不宜爾因與諸尚書言孫吳用兵本意遂究論舉坐無不咨嗟皆曰山少傅乃天下名言史記曰孫武齊人吳起衛人並善兵法竹林七賢論曰咸寧中吳既平上將為桃林華山之事息役弭兵示天下以大安於是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時京師猶講武山濤因論孫吳用兵本意濤為人常簡默蓋以為國者不可以忘戰故及之名士傳曰濤居魏晉之間無所標明嘗與尚書盧欽言及用兵本意武帝聞之曰山少傅名言也後諸王驕汰輕遘禍難於是寇盜處處蟻合郡

國多以無備不能制服遂漸熾盛皆如公言時人以謂山濤不學孫吳而闇與之理會王夷甫亦歎云公闇與道合竹林七賢論曰永寧之後諸王遘禍狄虜熾起皆如濤言名士傳曰王夷甫推歎濤晻晻為與道合其深不可測皆此類也

王夷甫父乂為平北將軍有公事使行人論不得時夷甫在京師命駕見僕射羊祜尚書山濤夷甫時總角姿才秀異叙致既快事加有理濤甚奇之既退看之不輟乃歎曰生兒不當如王夷甫邪羊祜曰亂天下者必此

子也晉陽秋曰夷甫父乂有簡書將免官夷甫年十七見所繼從舅羊祜申陳事狀辭甚俊偉祜不然之夷甫拂衣而起祜顧謂賓客曰此人必將以盛名處當世大位然敗俗傷化者必此人也漢晉春秋曰初羊祜以軍法欲斬王戎夷甫又忿祜言其必敗不相貴重天下為之語曰二王當朝世人莫敢稱羊公之有德

潘陽仲見王敦小時謂曰君蜂目已露但豺聲未振耳必能食人亦當為人所食晉陽秋曰潘滔字陽仲滎陽人太常尼從子也有文學才識永嘉末為河南尹遇害漢晉春秋曰初王夷甫言東海王越轉王敦為揚州潘滔初為太傅長史言於太傅曰王處仲蜂目已露豺聲未發今樹之江外肆其豪强之心是賊之也晉陽秋曰敦為太子舍人與滔同僚故有此言習孫二說使小違異春秋傳曰楚之令尹子上謂世子商臣蜂目而豺聲忍人也

石勒不知書

石勒傳曰勒字世龍上黨武鄉人匈奴之苗裔也雄勇好騎射晉元康中流宕山東與平原茌平人師歡家眉耳恒聞鼓角鞞鐸之音勒私異之初勒鄉里原上地中生石日長類鐵騎之象國中生人參葩葉甚盛於時父老相者皆云此胡體貌奇異有不可知勸邑人厚遇之人多哂而不信永嘉初豪傑並起與胡王陽等十八騎詣汲桑為左前督桑敗共推勒為主攻下州縣都於襄國後僭正號死謚明皇帝

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刻印將授之大驚曰此法當失云何得遂有天下至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

鄧粲晉紀曰勒手不能書目不識字每於軍中令人誦讀聽之皆解其意漢書曰項羽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勸立六國後王令趣刻印張良入諫以為不可輟食吐哺罵酈生曰豎儒幾敗

乃公事趣令鑄印

衛玠年五歲神衿可愛祖太保曰此兒有異顧吾老不見其大耳晉諸公贊曰瓘字伯玉河東安邑人少以明識清允稱傳嶽極貴重之謂之甯武子仕至太保為楚王瑋所害玠別傳曰玠有虛令之秀清勝之氣在羣伍之中有異人之望祖太保見玠五歲曰此兒神爽聦令與衆大異恐吾年老不及見爾

劉越石云華彥夏識能不足强果有餘虞預晉書曰華軼字彥夏平原人魏太尉歆曽孫也累遷江州刺史傾心下士甚得士歡心以不從元皇命見誅漢晉春秋曰劉琨知軼必敗謂其自取之也

張季鷹辟齊王東曹掾在洛見秋風起因思吳中菰菜羮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意爾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駕便歸俄而齊王敗時人皆謂為見機文士傳曰張翰字季鷹父儼吳大鴻臚翰有清才美望博學善屬文造次立成詞義清新大司馬齊王冏辟為東曹掾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久矣子善以名防前以智慮後榮捉其手愴然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爾翰以疾歸府以輙去除吏名性至孝遭母艱哀毁過禮自以年宿不營當世以疾終於家

諸葛道明初過江左自名道明名亞王庾之下中興書曰恢避

難過江與潁川荀道明陳留蔡道明俱有名譽號曰中興三明時人為之語曰京都三明各有名蔡氏儒雅荀葛清先為臨沂令丞相謂曰明府當為黑頭公語林曰丞相升司空諸葛道明在公坐指冠冕曰君當復著此

王平子素不知眉子曰志大其量終當死塢壁間晉諸公贊曰王玄字眉子夷甫子也東海王越辟為掾從行陳留太守大行威罰為塢人所害

王大將軍始下楊朗苦諫不從遂為王致力乘中鳴雲露車逕前曰聽下官鼓音一進而捷王先把其手曰事克當相用為荊州既而忘之以為南郡晉百官名曰朗字世彥弘農人

楊氏譜曰朗祖嵩典軍校尉父淮冀州刺史王隱晉書曰朗有器識才量善能當世仕至雍州刺史王敗後明帝收朗欲殺之帝尋崩得免後兼三公署數十人為官屬此諸人當時並無名後皆被知遇於時稱其知人

周伯仁母冬至舉酒賜三子曰吾本謂度江託足無所爾家有相爾等並羅列吾前復何憂周嵩起長跪而泣曰不如阿母言伯仁為人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好乘人之弊此非自全之道嵩性狼抗亦不容於世唯阿

奴碌碌當在阿母目下耳鄧粲晉紀曰阿奴嵩之弟周謨也三周並已見

王大將軍既亡王應欲投世儒世儒為江州王含欲投王舒舒為荆州含語應曰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何而汝欲歸之應曰此乃所以宜往也晉陽秋曰應字安期含子也敦無子養為嗣以為武衛將軍用為副貳伏誅江州當人强盛時能抗同異此非常人所行及覩衰厄必興愍惻王彬別傳曰彬字世儒琅邪人祖覽父正並有名德彬與氣出儕類有雅正之韻與元帝姨兄弟佐佑王業累遷侍中從兄敦下石頭害周伯仁彬與顗素善往哭其尸甚慟既而見敦敦怪其有慘容而問之答曰向哭周伯仁情不能已敦曰伯仁自致刑戮汝復何為者哉

彬曰伯仁清譽之士有何罪因數敦曰抗旌犯上殺戮忠良音辭忼慨與淚俱下敦怒甚丞相在坐代為之解命彬曰拜謝彬曰有足疾此來見天子尚不能拜何跪之有敦曰脚疾何如頸疾以親故不害之累遷江州刺史左僕射贈衛將軍

荊州守文豈能作意表行事含不從遂共投舒舒果沈含父子於江

王舒傳曰舒字處明琅邪人祖覽知名父會御史舒器業簡素有文武幹中宋用為北中郎將荊州刺史尚書僕射出為會稽太守以父名會累表自陳討蘇峻有功封彭澤侯贈車騎大將軍

彬聞應當來密具船以待之竟不得來深以為恨

含之投舒舒遣軍逆之含父子赴水死昔鄉寄責友見譏况賊兄弟以求安舒非人矣

武昌孟嘉作庾太尉州從事已知名褚太傅有知人鑒

罷豫章還過武昌問庾曰聞孟從事佳今在此不庾云卿自求之褚眄睞良久指嘉曰此君小異得無是乎庾大笑曰然於時既歎褚之默識又欣嘉之見賞嘉別傳曰嘉字萬年江夏鄳人曾祖父宗吳司空祖父揖晉廬陵太守宗葬武昌陽新縣子孫家焉嘉少以清操知名太尉庾亮領江州辟嘉部廬陵從事下都還亮引問風俗得失對曰待還當問從事吏亮舉麈尾掩口而笑語弟翼曰孟嘉故是盛德人轉勸學從事太傅褚裒有器識亮正旦大會裒問亮聞江州有孟嘉何在亮曰在坐卿但自覓裒歷觀久之指嘉曰將無是乎亮欣然而笑喜裒得嘉奇嘉為裒所得乃益器之後為征西桓溫參軍九月九日溫遊龍山參僚畢集時佐吏並著戎服風吹嘉帽墮落溫戒左右勿言以觀其舉止嘉初不覺良久如廁命取

還之今孫盛作文朝之盛著嘉坐嘉還即答四坐嗟嘆嘉喜酣暢愈多不亂溫問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曰明公未得酒中趣爾又問聽伎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何也答曰漸近自然轉從事中郎遷長史年五十三而卒

戴安道年十餘歲在瓦官寺畫王長史見之曰此童非徒能畫續晉陽秋曰逵善圖畫窮巧丹青也亦終當致名恨吾老不見其盛時耳

王仲祖謝仁祖劉真長俱至丹陽墓所省殷揚州殊有確然之志中興書曰浩棲遲積年累聘不至既反王謝相謂曰淵源不起當如蒼生何深為憂嘆劉曰卿諸人真憂淵源不

起邪

小庾臨終自表以子園客為代園客爰之小字也庾氏譜曰爰之字仲真翼第二子中興書曰爰之有父翼風桓温從於豫章年三十六而卒朝廷慮其不從命未知所遣乃共議用桓温劉尹曰使伊去必能克定西楚然恐不可復制陶侃別傳曰庾翼薨表其子爰之代為荊州何充曰陶公重勳也臨終高讓丞相未薨敬豫為四品將軍於今不改親則道恩優游散騎未有超卓若此之授乃以徐州刺史桓温為安西將軍荊州刺史宋明帝文章志曰翼表其子代任朝廷畏憚之議者欲以授桓温時簡文輔政然之劉惔曰温去必能定西楚然恐不能復制願大王自鎮上流惔請為從軍司馬簡文不許温後果如惔所算也

桓公將伐蜀在事諸賢咸以李勢在蜀既久承藉累葉且形據上流三峽未易可克唯劉尹云伊必能克蜀觀其蒲博不必得則不為華陽國志曰李勢字子仁洛陽臨渭人本巴西宕渠賨人也其先李特因晉亂據蜀特子雄稱號成都勢祖驤特弟也驤生壽壽簒位自立勢即壽子也晉安西將軍伐蜀勢歸降遷之揚州自起至亡六世三十七年溫別傳曰初朝廷以蜀處險遠而溫衆寡少縣軍深入甚以憂懼而溫直指成都李勢西縛語林曰劉尹見桓公每嬉戲必取勝謂曰卿乃爾好利何不焦頭及伐蜀故有此言

謝公在東山畜妓簡文曰安石必出既與人同樂亦不得不與人同憂宋明帝文章志曰安縱心事外疏略常節每畜女妓攜持遊肆也

郗超與謝玄不善苻堅將問晉鼎既已狼噬梁岐又虎視淮陰矣車頻秦書曰苻堅字永固武都氐人也本姓蒲祖父洪詐稱讖文改曰苻言已當王應符命也堅初生有赤光流其室及誕背赤色隱起若篆文幼有美度石虎司隷徐正名知人堅六歲時嘗戲於路正見而異焉問曰苻郎此官街小兒行戲不畏縛邪堅曰吏縛有罪不縛小兒正謂左右曰此兒有王霸相石氏亂伯父徙及父雄西入關徙夢天神使者朱衣冠拜肩頭為龍驤將軍肩頭堅小字也徙即拜為龍驤以應神命後徙僭帝號死子生立凶暴羣臣殺之而立堅堅立十五年遣長樂公丕攻没襄陽十九年大興師伐晉衆號百萬水陸俱進次於項城自項城至長安連旂千里首尾不絕乃遣告晉曰已為晉君於長安城中建廣夏之室今故大舉渡江相迎克日入宅也於時朝議遣玄北討人間頗有異

同之論唯超曰是必濟事吾昔嘗與共在桓宣武府見使才皆盡雖履屐之間亦得其任以此推之容必能立勳元功既舉時人咸歎超之先覺又重其不以愛憎匿善中興書曰于時氐賊強盛朝議求文武良將可鎮靖北方者衛大將軍安曰唯兄子玄可任此事中書郎郗超聞而歎曰安違衆舉親明也玄必不負其舉

韓康伯與謝玄亦無深好玄北征後巷議疑其不振康伯曰此人好名必能戰續晉陽秋曰玄識局貞正有經國之才略玄聞之甚忿常於衆中厲色曰丈夫提千兵入死地以事君親故發

不得復云為名

褚期生少時謝公甚知之恒云褚期生若不佳者僕不復相士期生褚爽小字也續晉陽秋曰爽字茂弘河南人太傅裒之孫祕書監歆之子太傅謝安見其少時嘆曰若期生不佳我不復論士及長果俊邁有風氣好老莊之言當世榮譽弗之屑也唯與殷仲堪善累遷中書郎義興太守女為恭帝皇后

郗超與傅瑗周旋瑗見其二子並總髮超觀之良久謂瑗曰小者才名皆勝然保卿家終當在兄即傅亮兄弟也傅氏譜曰瑗字叔玉北地靈州人歷護軍長史安城太守宋書曰迪字長猷瑗長子也位至五兵尚書贈

太常丘淵之文章録曰亮字季友廸弟也歷尚書令在北禄大夫元嘉三年以罪伏誅

王恭隨父在會稽王大自都來拜墓恭父蘊王忱並已見恭暫往墓下看之二人素善遂十餘日方還父問恭何故多日對曰與阿大語蟬連不得歸因語之曰恐阿大非爾之友終乖愛好果如其言忱與恭為王緒所間終成怨隙別見

車胤父作南平郡功曹太守王胡之避司馬無忌之難置郡於酆陰是時胤十餘歲胡之每出嘗於籬中見而異焉謂胤父曰此兒當致髙名後遊集恒命之胤長又

為桓宣武所知清通於多士之世官至選曹尚書續晉陽秋曰胤字武子南平人父育為郡主簿太守王胡之有知人識裁見謂其父曰此兒當成卿門戶宜資令學問胤恭勤博覽不倦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繼日焉及長風姿美劭機悟敏率桓溫在荊州取為從事一歲至治中胤既博學多聞又善於激賞當時每有盛坐胤必同之皆云無車公不樂太傅謝公遊集之日開筵以待之累遷丹陽尹護軍將軍吏部尚書

王忱死西鎮未定朝貴人人有望時殷仲堪在門下雖居機要資名輕小人情未以方岳相許晉孝武欲拔親近腹心遂以殷為荊州事定詔未出王珣問殷曰陝西

何故未有處分殷曰已有人王歷問公卿咸云非王自計才地必應在己復問非我邪殷曰亦似非其夜詔出用殷王語所親曰豈有黃門郎而受如此任仲堪此舉迺是國之亡徵晉安帝紀曰孝武深為晏駕後計擢仲堪代王忱為荆州仲堪雖有美譽議者未以方岳相許也既受腹心之任居上流之重議者謂其殆矣終為桓玄所敗

賞譽第八上

陳仲舉嘗嘆曰若周子居者眞治國之器汝南先賢傳曰周乘字子居汝南安城人天資聰朗高峙嶽立非陳仲舉黃叔度之儔則不交也仲舉嘗嘆曰周子居者眞治國之器也

為太山太守甚有惠政

譬諸寶劍則世之干將吳越春秋曰吳王闔閭請干將作劍干將者吳人其妻曰莫邪干將采五山之精六金之英候天地伺陰陽百神臨視而金鐵之精未流夫妻乃剪髮及爪而投之爐中金鐵乃濡遂成二劍陽曰干將而作龜文陰曰莫邪而作漫理干將匿其陽出其陰以獻闔閭闔閭甚寶重之

世目李元禮謖謖如勁松下風李氏家傳曰膺岳峙淵清峻貌貴重華夏稱曰潁川李府君頵頵如玉山汝南陳仲舉軒軒如千里馬南陽朱公叔飂飂如行松柏之下

謝子微見許子將兄弟曰平輿之淵有二龍焉見許子政弱冠之時歎曰若許子政者有幹國之器正色忠謇

則陳仲舉之匹汝南先賢傳曰謝甄字子微汝南邵陵人明識人倫雖郭林宗不及甄之鑒也見許子將兄弟弱冠時則曰平輿之淵有二龍仕為豫章從事許虔字子政平輿人體尚高潔雅正寬亮謝子微見虔兄弟嘆曰若許子政者幹國之器也虔弟劭聲未發時時人以為不如虔虔恒撫髀稱劭自以為不及也釋褐為郡功曹黜姦廢惡一郡肅然年三十五年海內先賢傳曰許劭字子將虔弟也山峙淵停行應規表邵陵謝子微高才遠識見劭十歲時嘆曰此乃希世之偉人也初劭拔樊子昭於市肆出虞承賢於客舍台李叔才於無聞擢郭子瑜於小吏廣陵徐孟本來臨汝南聞劭高名台功曹時袁紹以公族為濮陽長棄官還副車從騎將入郡界乃嘆曰許子將秉持清格豈可以吾輿服見之邪遂單馬而歸辟公府掾敦辟皆不就避地江南卒於豫章也伐惡退不肖范孟博之風張璠漢紀曰范滂字孟博汝南伊陽

人為功曹辟公府掾升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
志百城聞濤高名皆解印綬去為黨事見誅

公孫度目邴原所謂雲中白鶴非燕雀之網所能羅也

魏書曰度字叔濟襄平人累遷冀州刺史遼東太守邴
原別傳曰原字根矩東管朱虛人少孤數歲時過書舍
而泣師問曰童子何泣也原曰凡為學者有親也一則
願其不孤二則羨其得學中心感傷故泣耳師惻然曰
苟欲學不須資也於是就業長則博覧洽聞金玉其行
知世將亂避地遼東公孫度厚禮之中國既寧欲還鄉
里為度所絆原密自治嚴謂部落曰移北近郡以觀其
意皆曰樂移原舊有捕魚大船請村落皆令熟醉因夜
去之數日度乃覺吏欲追之度曰邴君所謂雲中白鶴
非鶉鷃之網所能羅也魏王辟祭酒累遷五官中郎長
史

鍾士季目王安豐阿戎了了解人意（王隱晉書曰戎少清明曉悟）謂裴公之談經日不竭（裴頠已見）吏部郎闕文帝問其人於鍾會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於是用裴（楷諸書皆云鍾會薦裴楷王戎於晉文王文王辟以為掾不聞為吏部郎）

王濬沖裴叔則二人總角詣鍾士季須臾去後客問鍾曰向二童何如鍾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後二十年此二賢當為吏部尚書冀爾時天下無滯才（晉陽秋曰戎為兒童詣鍾會異之）

諺曰後來領袖有裴秀 虞預晉書曰秀字季彥河東聞喜人父潛魏太常秀有風操八歲能著文叔父徽有聲名秀年十餘歲有賓客詣徽出則過秀時人為之語曰後進領袖有裴秀大將軍辟為掾父終推財與兄年二十五遷黃門侍郎晉受禪封鉅鹿公後累遷左光祿司空四十八薨謚元公配食宗廟

裴令公目夏侯太初肅肅如入廊廟中不脩敬而人自敬 禮記曰周豐為魯哀公曰宗廟社稷之中未施敬而民自敬 一曰如入宗廟琅琅但見禮樂器見鍾士季如觀武庫但覩矛戟見傅蘭碩江廧靡所不有見山巨源如登山臨下幽然深遠 主會嘏濤並已見上

羊公還洛郭奕為野王令晉諸公贊曰奕字泰業太原陽曲人累世舊族奕有才望歷雍州刺史尚書羊至界遣人要之郭便自往既見嘆曰羊叔子何必減郭太業復往羊許小悉還又歎曰羊叔子去人遠矣羊既去郭送之彌日一舉數百里遂以出境免官復嘆曰羊叔子何必減顏子

王戎目山巨源如璞玉渾金人皆欽其寶莫能名其器顧愷之畫贊曰濤無所標明淳深淵默人莫見其際而其器亦入道故見者莫能稱謂而服其偉量

羊長和父繇與太傅祜同堂相善仕至車騎掾早卒長

和兄弟五人幼孤羊氏譜曰繇字茂甫太山人祖續漢太尉不拜父祕京兆太守繇歷車騎掾娶樂國禎女生五子東洽式亮悅也祜來哭見長和哀容舉止宛若成人乃嘆曰從兄不亡矣

山公舉阮咸為吏部郎目曰清真寡欲萬物不能移也名士傳曰咸字仲容陳留人籍兄子也任達不拘當世皆怪其所為及與之處少嗜欲哀樂至到過絕於人然後皆忘其向議為散騎侍郎山濤舉為吏部武帝不用太原郭奕見之心醉不覺嘆服解音好酒以卒山濤啟事曰吏部郎史曜出處缺當選濤薦咸曰真素寡欲深識清濁萬物不能移也若在官人之職必妙絕於時詔用陸亮晉陽秋曰咸行己多違禮度濤舉以為吏部郎世祖不許竹林七賢論曰山濤之舉阮咸固知上不能

用蓋惜曠世之偶莫識其意故耳夫以咸之所犯方外之意稱其清真寡欲則方外之意自見耳

王戎目阮文業清倫有鑒識漢元以來未有此人 杜篤新書曰阮武字文業陳留尉氏人父諶侍中武闊達博通淵雅之士陳留志曰武魏末河清太守族子籍年總角未知名武見而偉之以為勝已知人多此類著書十八篇謂之阮子終於家郭泰友人宋子俊稱泰自漢元以來未有林宗之匹

武元夏目裴王曰戎尚約楷清通 虞預晉書曰武陵字元夏沛國竹邑人父周魏光祿大夫陔及二弟韶茂皆總角見稱並有器望鄉人諸父未能覺其多少時同郡劉公榮名知人嘗造周周見其三子公榮曰君三子皆國士元夏器量最優有輔佐之風力仕官可為亞公叔夏季夏不減常伯納

言也陔至左僕射

庾子嵩目和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磊砢有節目施之大厦有棟梁之用晉諸公贊曰嶠常慕其舅夏侯玄為人故於朝士中峨然不羣時類憚其風節

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外物名士傳曰夷甫天形奇特明秀若神八王故事曰石勒見夷甫謂長史孔萇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如此人當可活不萇曰彼晉三公不為我用勒曰雖然要不可加以鋒刃也夜使推墻殺之

王汝南既除所生服遂停墓所兄子濟每來拜墓略不過叔叔亦不候濟脫時過止寒温而已後聊試問近

事荅對甚有音辭出濟意外濟極惋愕仍與語轉造精微濟先略無子姪之敬既聞其言不覺慄然心形俱肅遂留共語彌日累夜濟雖儁爽自視缺然乃喟然嘆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去叔送至門濟從騎有一馬絕難乘少能騎者濟聊問叔好騎乘不曰亦好爾濟又使騎難乘馬叔姿形既妙回策如縈名騎無以過之濟益嘆其難測非復一事鄧粲晉紀曰王湛字處沖太原人隱德人莫之知雖兄弟宗族亦以為癡唯父昶異焉昶喪居墓次兄子濟往省湛見牀頭有周易謂湛曰叔父用此何為頗曾看不湛笑曰

體中佳時脫復看耳今日當與汝言因共談易剖析入微妙言奇趣濟所未聞嘆不能測濟性好馬而所乘馬駿駛意甚愛之湛曰此雖小駛然力薄不堪苦近見督郵馬當勝此但養不至耳濟取督郵馬穀食十數日與湛試之湛未嘗乘馬卒然便馳騁步驟不異於濟而馬不相勝湛曰今直行車路何以別馬勝不唯當就蟻封耳於是就蟻封盤馬果倒踣其儁識天才乃爾既還渾問濟何以暫行累日濟曰始得一叔渾問其故濟具歎述如此渾曰何如我濟曰濟以上人武帝每見濟輒以湛調之曰卿家癡叔死未濟常無以答既而得叔後武帝又問如前濟曰臣叔不癡稱其實美帝曰誰比濟曰山濤以下魏舒以上晉陽

秋曰濤有人倫鑒識其雅俗是非少所優潤見湛歎服其德宇時人謂湛上方山濤不足下比魏舒有餘湛聞之曰其以我處季孟之間乎王隱晉書曰魏舒字陽元任城人幼孤為外氏甯家所養甯氏起宅相者曰當出貴甥外祖母意以戚氏甥小而惠謂應相也舒曰當為外氏成此宅相少名遲鈍叔父衡使守水碓每言舒堪八百戶長我願畢矣舒不以介意身長八尺二寸不脩常人近事少工射著韋衣入山澤每獵大獲為後將軍鍾毓長史毓與參佐射戲舒常為坐畫籌後值朋人少以舒充數於是發無不中加搏措閑雅殆盡其妙毓嘆謝之曰吾之不足盡卿如此射矣轉相國參軍晉王每朝罷目送之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累遷侍中司徒於是顯名年二十八始官

裴僕射時人謂為言談之林藪惠帝起居注曰頠理甚淵博贍於論難

張華見褚陶語陸平原曰君兄弟龍躍雲津顧彥先鳳鳴朝陽謂東南之寶已盡不意復見褚生陸曰公未覩不鳴不躍者耳褚氏家傳曰陶字季雅吳郡錢塘人褚先生後也陶聰惠絶倫年十三作鷗鳥水碓二賦宛陵嚴仲弼見而奇之曰褚先生復出矣弱不好弄清淡閑默以墳典自娛語所親曰聖賢備在黃卷中舍此何求州郡辟不就吳歸命世祖補臺郎廷忠校尉司空張華與陶書曰二陸龍躍於江漢彥先鳳鳴於朝陽自此以來常恐南金已盡而復得之於吾子故知延州之德不孤淵岱之寶不匱仕至中尉

有問秀才吳舊姓何如答曰吳府君聖王之老成明時之儁乂朱永長理物之至德清選之高望嚴仲弼九臯

之鳴鶴空谷之白駒顧彥先八音之琴瑟五色之龍章張威伯歲寒之茂松幽夜之逸光陸士衡士龍鴻鵠之裵回懸鼓之待槌

秀才蔡洪也集載洪與刺史周俊書曰一日侍坐言及吳士詢于芻蕘遂見下問造次承顏載辭不舉較令條列名狀退輒思之今稱疏所知吳展字士季下邳人忠足矯非清足勵俗信可結神才堪幹世仕吳為廣州刺史吳郡太守吳平還下邳閉門自守不交賓客誠聖王之老成明時之雋乂也朱誕字永長吳郡人體履清和黄中通理吳朝舉賢良累遷議郎今歸在家誠理物之至德清選之高望也嚴隱字仲弼吳郡人稟氣清純思度淵偉吳朝舉賢良宛陵令吳平去職九臯之鳴鶴空谷之白駒也張暢字威伯吳郡人稟性堅明志行清朗居磨涅之中無淄磷之損歲寒之松柏幽夜之逸光也陸雲別傳曰雲字

士龍吳大司馬抗之弟五子機同母之弟也儒雅有俊才容貌瓌偉口敏能談博聞強記善著述六歲便能賦詩時人以為項託揚烏之儔也年十八刺史周俊命為主簿俊常歎曰陸士龍當今之顏淵也累遷太子舍人清河內史為成都王所害

凡此諸君以洪筆為鉏耒以紙札為良田以玄默為稼穡以義理為豐年以談論為英華以忠恕為珍寶著文章為錦繡蘊五經為繒帛坐謙虛為席薦張義讓為帷幙行仁義為室宇修道德為廣宅

按蔡所論士十六人無陸機兄弟又無凡此諸君以下疑益之

人問王夷甫山巨源義理何如是誰輩王曰此人初不

肯以談自居然不讀老莊時聞其詠往往與其旨合顧愷之畫贊曰濤有而不恃皆此類也

洛中雅雅有三嘏劉粹字純嘏宏字終嘏漠字沖嘏是親兄弟王安豐甥並是王安豐女壻宏真長祖也晉諸公贊曰粹沛國人歷侍中南中郎將宏歷祕書監光祿大夫晉後略曰漢少以清識為名與王夷甫友善並好以人倫為意故世人許以才智之名自相國右長史出為襄州刺史以貴簡稱按劉氏譜劉卲妻武周女生粹宏漢非王氏甥

洛中錚錚馮惠卿名蓀是播子晉後略曰播字友聲長樂人位至大宗正生蓀八王故事曰蓀少以才悟識當世之宜早歷清職仕至侍中為長沙王所害蓀與邢喬

俱司徒李胤外孫及胤子順並知名時稱馮才清李才明純粹邢

晉諸公贊曰喬字曾伯河間人有才學仕至司隸校尉順字曼長仕至太僕卿

衛伯玉為尚書令見樂廣與中朝名士談議奇之曰自昔諸人沒已來常恐微言將絕今乃復聞斯言於君矣命子弟造之曰此人人之水鏡也見之若披雲霧覩青天

晉陽秋曰尚書令衛瓘見廣曰昔何平叔諸人沒常謂清言盡矣今復聞之於君王隱晉書曰衛瓘有名理及與何晏鄧颺等數共談講見廣奇之曰每見此人則瑩然猶廓雲霧而覩青天

王太尉曰見裴令公精明朗然籠蓋人上非凡識也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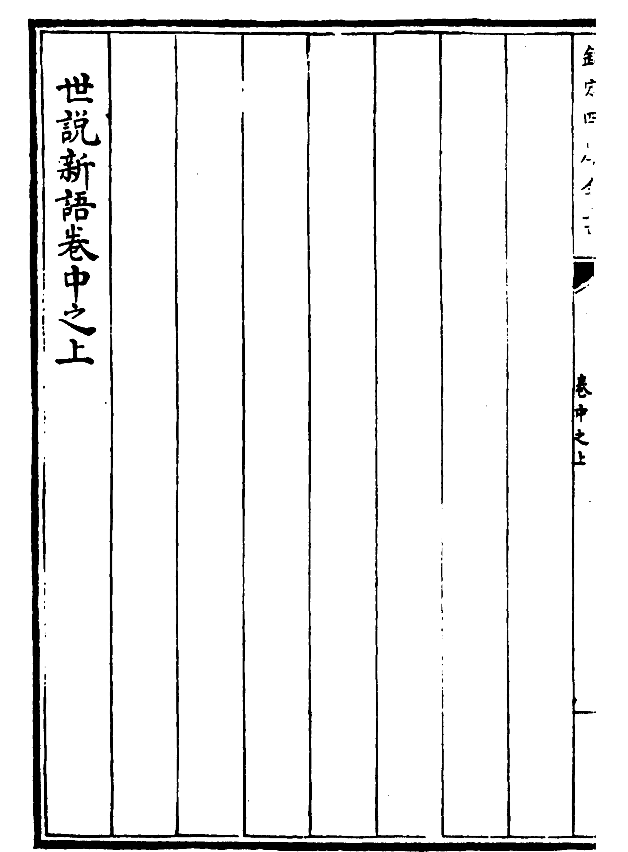
死而可作當與之同歸或云王戎語禮記曰趙文子與叔譽觀於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鄭玄曰作起也

王夷甫自嘆我與樂令談未嘗不覺我言為煩晉陽秋曰樂廣善以約言厭人心其所不知默如也太尉王夷甫光禄大夫裴叔則能清言常曰與樂君言覺其簡至吾等皆煩

郭子玄有儁才能言老莊庾敳嘗稱之每曰郭子玄何必減庾子嵩名士傳曰郭象字子玄自黄門郎為太傅主簿任事用勢傾動一府敳謂象曰卿自是當世大才我疇昔之意都已盡矣其伏理推心皆此類也

王平子目太尉阿兄形似道而神鋒太儁太尉答曰誠不如卿落落穆穆王隱晉書曰澄通朗好人倫情無所繫

太傅府有三才劉慶孫長才晉陽秋曰太傅將召劉輿或曰輿猶膩也近將汙人太傅疑而禦之輿乃密視天下兵簿諸屯戍及倉庫處所人穀多少牛馬器械水陸地形皆默識之是時軍國多事每會議事自潘滔以下皆不知所對輿便屈指以籌計所發兵仗處所糧廩運轉事無凝滯於是太傅遂委仗之潘陽仲大才裴景聲清才八王故事曰劉輿才長綜覈潘滔以博學為名裴邈強立方正皆為東海王所暱俱顯一府故時人稱曰輿長才滔大才邈清才也



世說新語卷中之上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助教臣金學詩

謄録監生臣趙與吾